

欽定本朝四書文

一
函九冊

詩云經始靈臺

於初魚躍

韓 茼

詩詠靈臺工於賦矣夫述臺之成而及其閒沼禽魚之勝詩何善爲賢者賦乎國之有觀游也或者以爲非宜是大不然往往有賢主作之而一時歌吟流播民間後遂登諸樂章以示豐功駿烈煌煌乎一朝之盛事弗可及已吾嘗誦周詩而得靈臺之篇夫周之所經營者亦數矣曩者館于幽也涉渭而取材焉而後此膴膴周原俾立室家臯門應門制亦殫矣迨其遷豐也則方築城伊減之不暇而臺榭之是亟乎且卽以一詩言之如辟廡制之鉅者也或宜歌以誌焉若夫臺實惟娛君之耳目而何侈陳之爲乃不意其

○取徑其別

竟以靈臺命篇而一再賦之不已也夫臺必序其所以始必序其所以成必以爲出於民之心而非吾君之所爲而又必極言吾君之所觀覽以示足爲吾君娛作者之體自皆然也何必靈臺然此往往出自詞人學士托諷勸之微意逞瑰麗之雄辭而試問諸閭閻何寂寂無頌聲作也若靈臺之詩則不然當其時中林野人漢○已○書○出○歡○樂○景○象○明○情○逸○韻○南游女類皆能文章嫋吟咏觀斯臺者自寫其忠愛之誠而想夫憇息之適攬高深之殊致狀禽魚之極觀其猶二南之風與然而其音雅矣臣嘗受其詩而讀焉夫亦序臺之始與其所以成以爲出於民之心也而情自深矣亦卽言其君之所觀覽以示足爲娛

也而意自長矣。請賦其首章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熙民子來。未已也。又請賦其次章曰：王在靈囿。
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波瀾意度俱從作詩者想像而出。正是於下文兩謂字中探出
消息也。行文似著意似不著意。宜玩其經營慘淡。脫去町蹊處。

金瓶梅

卷五

金瓶梅



不違農時

二
一節

馬世俊

只總叙此二句都

而後風化可幾也。王者所以不慕速效而勑之於先治民之道順則易濟逆則止焉必使吾民敦本茂質而後誨諭可加也。王者所以不爭霸術而重其所發夫君之於民至淵絕也苟以爲吾心既盡則又何不盡之有矧其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民所求於君者不可以已乎。主者則曰吾雖教民山不槎蘖林不伐天而心未盡也閑閑泄泄取彼柔桑而地利盡矣吾雖教民尺計者市寸計者字而心未盡也諸父諸舅或佐乾餧而物用盡矣吾雖教民三時耕作一時公旬而心未盡也豐年三日中年二日凶年一日而天時盡矣若夫上庠下庠東序西序旣釋耒而橫經豈我負而子戴

二語尚屬強湊

民之克進於孝弟也夫非猶是教以養生教以送死者哉。天下老者既不逢寬裕之俗。幼者復生當衰亂之時。寒利袒褐飢利糟糠。民之替磬新主所資也。是以嘆無裳而訛采葛。衰世所以滅亡也。歌授衣而隆羞者。盛世所以光昌也。王果有意乎此。則彼被潤澤而大豐美者。豈獨三晉之老成。兩河之俠少哉。禹湯之王興也。勃焉其道。不過如是。若移民移粟之說。無論其後之不可繼乎。其始先不足觀也。

前半實者虛之。既無頭重之病。中間攢簇一片。無限堆垛都化煙雲。最愛左氏叙鄢陵之戰。楚壓晉軍而陳下。既叙范匄郤至

收○筆○嶄○然

繳○應○作○餘○波○

語却借楚子望中點出晉軍布置極虛實互見之巧作者豈亦
窺尋及此原評

不違農時

六句

熊伯龍

君誠盡心於民。當知食用之原矣。夫物治其所生。鮮不贍者。農之於民大矣。洿池山林。亦何可不盡心哉。嘗嘆人君有衣食天下之資。而不知取也。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苟順乎天時。因乎地利。謹乎國制。萬物之生息。皆可得而權焉。撫禹甸而知墳壤。山澤之利。皆爲人用。其不惜獻力。以遂生民之欲者。天之心也。天下之物。任天下自爲之。固有國者之所以爲體。考周禮而見土木水草之事。各有深謀。其不惜委曲以安食貨之性者。聖人之法也。天下之物。任天下自爲之。而自耗之。非有國者之所以爲心。國

之本富無奇能異術也。博民於生穀而畢其力也。幽風而旣陳矣。
農未有不知時者。其若罔聞知則非農之罪也。人君震動恪恭於
土。有司勞來於下。則土不曠而民不游。斯敬授人時者哉。乃臣遂
以此爲屢豐年焉何也。天下爲之而不憂其不生生之而不憂其
不足者。莫穀若也。臣所慮者時難得而易失也。過此非臣所慮也。
嗟乎。推愛農之心以愛物。何物不阜哉。如有魚鱉非猶夫穀之不
再食則餓也。然苟欲厚其生。則數罟可慮。夫四寸之目。誰非澤人
所悉者。自人君無薄滋味之心。而漁師復借池澤之賦。以取怨於
下。而鮫師始困也。實能使之不入焉。蓋不待四靈爲畜。而魚鮒知

推本君身二旬能建許多意義。

其弗滌矣。至於材木。非猶夫穀之必耕耨而獲也。然苟欲全其利。則斧斤可虞。夫冬夏之制。寧非工石所審者。自人君無重興作之心。而百工復逞淫巧之藝。以析及勾萌。而採樵始病也。實能使之以時焉。蓋不待地盡東南。而竹箭陳於麋至矣。此三者原處有餘之勢。而法但防其不足。故物產日增其數。而立制無多。此三者皆有至大之功。而事涉乎纖悉。故君相弗挈其綱。而造物亦倦王而忽此。始勤勤於荒政矣。

此題不可硬填經語。不可畧涉策氣。以古秀之筆寫先王樽節。愛養之道。美麗精融。使人往復不厭。原評



省刑罰

二
句

孫維祖

鋟之罰更有加焉。縣聲而免杼楊，反不若刑之無憂。其婦子斂重而羣趨於末，謂稅之可以逃斂也。乃園廛漆林之稅苛焉，魚鹽蜃蛤之稅更苛焉。奔走而恣供億，反不若斂之完聚其室家。是故拘繫之累囚，南畝農夫也；納贖之金矢，中田膏脂也。一日之珮璲，萬人胼胝也。一飧之酒漿，終歲勤動也。民困何如有不輟耕嘆息者。豈情也哉？而臣有以知仁政之所在矣。且夫執左道以亂人心者，開合耕種皆有精義皆游惰之民相率而爲非耳。臣以爲刑之所及，且先治之以曠土。失業之誅而卽以夫布之罰，繼其後外此之眚災尚從原宥焉。則省莫省於此矣。抑取市廛以約商賈者，驅末業之民盡返而歸農。

耳。臣以爲稅之所加不過定之以貨少貨多之法而要以正供之賦斂諸農過此之誅求無滋悉索焉則薄莫薄於此矣吾見出一民於囹圄之苦卽增一民於隴畝之勤減一粟於周道之輸卽留一粟於農畝之饑我有手足君王愛我不桎梏之而笞箠之使我秉耒使我荷鋤忍自逸也我有倉廩君王恤我不傾圮之而灌輸之使我饔飧使我作息忍自嬉也庶幾哉兩河之民老死不登士師之庭暮夜不聞追呼之吏猶是耕也而今則深矣猶是耨也而今則易矣十畝閑閑良士休休而相忘於化日之舒以長也則暇甚也。

緊頂省○薄洗發

上下營綰皆有實義故詞雖腴而質自清